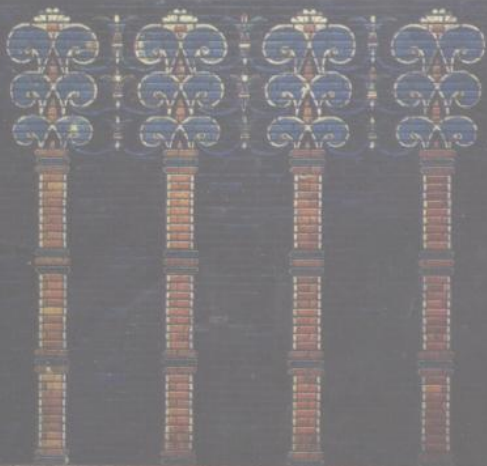


纪伯伦 先知



DE66/23

纪伯伦
先知

冰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纪伯伦画像：柳成荫

装帧设计：张守义

先 知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64 印张 2.9375 插页 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字数 60 千 印数 1—100,000

书号 10019·4079 定价 0.93 元

“外国名诗”出版前言

在艺术的圣殿里，诗歌是文学的王冠上一颗最耀眼的宝珠。

在诗界的天空里，真实的诗人如灿烂的群星，发出永恒的光芒。

在世界诗歌史上，真善美的“心声”一代一代地震撼着人类的魂灵。

自“五四”以来，广大中国读者同外国古今诗人进行了心灵的交往。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外国诗人的诗篇给中国读者以激励、感奋、欢愉、哀愁，或深沉的思索，或美的陶冶，或哲理的启示，或灵魂的净化……

我们编印的这套“外国名诗”，选入了

外国诗坛上素负盛名的诗人的名作，承译的是国内有经验的翻译家。优秀的诗歌翻译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能使外国的伟大诗心同中国读者的心灵沟通起来。这些译作有一部分曾在我社出版过，这次重新进行了选编。另一部分则是新译。

入选的诗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诗人如彭斯、雪莱、惠特曼、歌德、海涅、雨果、波德莱尔、普希金等，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诗人如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智利的聂鲁达等，此外还收入了一本西方现代诗选萃。

所选的诗以抒情短诗为主。这个选目，对于浩如烟海的外国诗歌来说，自然是挂一漏万的。但由于这些入选的作品都是外国诗歌的精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它们作为外国诗歌的一部分代

表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谨以这一份甘美的精神食粮呈献
给我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次

先知	1
船的来临	3
论爱	11
论婚姻	15
论孩子	17
论施与	19
论饮食	23
论工作	26
论哀乐	31
论居室	33
论衣服	37
论买卖	39
论罪与罚	41
论法律	47

论自由	50
论理性与热情	54
论苦痛	57
论自知	59
论教授	61
论友谊	63
论谈话	66
论时光	68
论善恶	70
论祈祷	74
论逸乐	77
论美	82
论宗教	86
论死	89
言别	92
沙与沫	109
 编后记	 181

先知

船的来临

当代的曙光，被选而被爱戴的亚墨斯达法(Almustafa)，在阿法利斯(Orphalese)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来，好载他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

在第十二年绮露(Ielool)收获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顶，向海凝望；他看见了他的船从烟雾中驶来。

他的心扉砉然地开了，他的喜乐在海面飞越。他合上眼，在灵魂的严静中祷告。

但当他上山的时候，忽然一阵悲哀袭来，他心里想：

我怎能这般宁静地走去而没有些忧伤？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创伤地离此城郭。

在这城围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

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谁能撇下这痛苦与孤寂，而没有一些悼惜？

在这街市上，我曾撒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惜的孩子，离开他们，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

这不是今天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一块自己的皮肤。

也不是我遗弃了一种思想，乃是遗弃了一颗用饥和渴作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

那召唤万物来归的大海，也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

因为，若是停留下，我的归思，在夜间虽仍灼热奋发，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我若能在这里的一切都带了去，何等的快乐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声音不能把付给他羽翼的舌头和嘴唇
带走。他自己必须寻求“以太”。

鹰鸟也必须撇下窝巢，独自地飞过太
阳。

现在他走到山脚，又转面向海，他看见
他的船徐徐地驶入湾口，那些在船头的舟
子，正是他的故乡的人。

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们呼唤，说：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儿，

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现在
你们在我更深的梦中，也就是我甦醒的时
候驶来了。

我已预备好要走了，我的热望和帆篷
一同扯满，等着风来。

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再呼吸一
口气，我只要再向后抛掷热爱的一瞥，

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一个航海者
群中的航海者。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

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一次林中的
潺湲，

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
向无量的海洋。

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从远处有许多
男女离开田园，急速地赶到城边来。

他听见他们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
彼此呼唤，报告他船的来临。

他对自己说：

别离的日子能成为会集的日子么？

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么？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

的轮儿的人们，我将给他们什么呢？

我的心能成为一棵累累结实的树，可以采撷了分给他们么？

我的愿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倾满他们的杯么？

我是一个全能者的手可以弹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么？

我是一个寂静的寻求者，在寂静中，我发现了什么宝藏，可以放心地布施呢？

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何时何地我曾撒下了种子呢？

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那么，灯内燃烧着的火焰，不是我点燃的。

空虚黑暗的我将举起我的灯，
守夜的人将要添上油，也点上火。

这些是他口中说出的，还有许多没有说出的存在心头，因为他说不出自己心中

更深的秘密。

他进城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齐声地向他呼唤。

城中的长老走上前来，说：

你不要再离开我们。

在我们的朦胧里，你是正午的潮音，你青春的气度，予我们以梦想。

你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异乡人，也不是一个客人，乃是我们的儿子及亲挚的爱者。

不要使我们的眼睛因渴望你的脸面而酸痛。

一班道人和女冠对他说：

不要让海波在这时把我们分开，把你在我们中间所度的岁月成了一个回忆。

你曾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行走的 神 灵，

你的影儿曾明光似地照亮我们的脸。

我们深深地爱着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纱蒙着。

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除非临到了别离的时候，“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浅。

别的人也来向他恳求。他没有答话。他只低着头；站近他的人看见他的泪落在袜上。

他和众人慢慢地向殿前的广场走去。

有一个名叫爱尔美差(Almitra)的女子从圣殿里出来，她是一个预言者。

他以无限的温蔼注视着她，因为她是在他第一天进这城里的时候，最初寻找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

她庆贺他，说：

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你曾常向